龍江集

龍江集卷之二

雲間 唐錦 士綱

序

遺槐先生詩集序

遺槐先生歿公之卒也錦嘗撰述事狀表著其賢唯詩文之傳慨未有屬今其從子鄉進士君承儒蒐摭詩稿躬自編校將刻梓以傳乃函帙請序錦躍然喜慰亟受而誦之終篇復悽然以悲曰嗟乎公詩之存顧止此哉公天資英邁自少篤慕古文激昂奮迅必欲深造韓蘇堂室弱冠遊黌臺試恒

君首選成化庚子鄉薦爲春秋魁辛丑試南宮及
賜對大廷皆列高等一時文名歘起出其緒餘
播諸篇什每對客揮毫運肘若飛古人斗酒百篇
不是過也憲部素號劇曹公翱翔其間十有五載
雖案牘盈前而哦咏不輟及陜東臬往來齊魯之
墟或感時撫事或吊古登高凡興況所寄感於是
焉發之唯其襟韻爽朗氣岸壁立卓然有千仞覽
輝之象故其命意措辭不犯塵俗不蹈襲前人陳
迹新奇警拔成一家言於是詩名亦起與文名並
馳而爭先矣錦嘗謂公之人品宜傳政事宜傳詩

與文宜傳以今考之事狀所錄誌銘所載雖未能
盡公之所蘊所施而涉於人品政事者頗亦傳其
槩矣文之所傳唯試錄所載程試之文耳其所謂
深造韓蘇堂室者無復存焉詩稿僅存而奇篇警
句世所膾炙而傳誦者多不在帙中則其流落散
逸者豈但十之一二已哉雖然古人有一篇一句
遂以名當時傳後世者則斯稿也亦足以觀矣況
公之所恃以有傳者又不專於是焉則詩之亡與
不亡曷足爲公輕重耶進士君愼修刻厲以承家
學而斯文之傳於是乎在公其可以少瞑矣公諱

郎字朝宣遺槐其所自號累官至山東按察副使云

玉洲先生文集序

聖代文運丕隆前輩卓然諸名家皆渾厚博大有西京之風焉後之好奇者頗事刻削往往詆訾班馬非薄韓歐而病其不古遐希遠慕必欲爲岣嶁之碑岐陽之鼓然其流弊時或涉於僻塞艱蹇讀之聱牙棘舌憂乎難入苟以掩護膚譾而雅道盡矣前提舉玉洲先生生當文運極隆之時而天才學力兩臻其盛故發之於文根柢深長波瀾浩蕩

豐潤典縟渾然無刻削之迹詩篇肆雖流落瑣刻
數十百言若不經意然精麗淵暢有味外之味他
人句鍛月鍊或不及也儷語樂府妙出天成非積
習可致豈非一時文壇之豪也哉匹之前輩諸名
家夫誰曰不可雖然先生可重者獨文焉已乎蓋
其實中抑有含章內與而深於道焉者矣講學談
性蚤負盛名門下遊從甚衆當時士林屬望甚至
乃徘徊庠校十薦不偶晚以鄉貢拜官惜士者歎
焉夫以先生之望必進而論思獻納作誥陳謨然
後爲稱今一不獲展而區區名第亦不獲與流輩

伍在常情能無憤慍不平之歎哉而先生心安意舒詞氣冲融若不知世之有晦明得喪也自非含章內奧而深於道焉者其能然耶竊嘗論之先生身沒而言立雖當時不遇而遇於後世者厥有攸在此天所以厚先生也彼以功名不遇爲先生惜者豈惟不知先生且不知天矣先生應酬請購恒對客揮毫單詞落紙人輒珍持以去稿多不存今其季子太學君蟾綱羅散逸得十之五即手錄成帙刻梓傳焉夫先世有善而弗知不明知而弗傳不仁若太學君謂之仁且明非耶先生姓朱氏諱

曜字叔暘既謝提舉事會仲子侍御君豹當推封於是封如予官集名玉洲因其號也

贈都憲劉公廵撫延綏序

國家於控邊諸鎮不獨折衝禦侮覲勤介冑而秉旄鉞專節制必總之憲臣焉所以律游惰平政決籌爲不可勝以俟虜之可勝焉耳職以撫稱因鎮之也戊辰秋九月延綏缺撫臣　天子進方伯劉公爲中丞俾持節往殿之再逾月　璽書郎潘署申諭焉公謂延綏重鎮廵撫重寄也不可以緩即日整裝就道特以使事寓廣者多中外貴近臣於

其行歆且艷之然又惜夫別之遽也乃相與朋殽
盍樽追而餞之江之滸酒半有舉爵而告者曰憲
臣難諫臣又難也蓋所負者天下之得失萬世之
公議而士之責而望之者極嚴且備焉公曩居諫
垣嘉謨讜論傳誦朝野而彈壓舉刺往往貴倖膽
落既無難於諫臣矣顧難於憲臣耶是行也直舉
而措之耳敢以是爲壽有舉爵而告者曰撫臣難
藩臣又難也蓋撫之義唯以輯綏而藩宣云者所
以迓休延澤而致之民焉公嘗藩于閩藩于廣矣
班條植惠謳播風績雖區分埜畫有江山千里之

隔而民之所以酣熏鼓躍於化育中者均之風偃而景從也既無難於藩臣矣顧無難於撫臣耶是行也直舉而措之耳敢以是爲壽錦聞之竊有感焉乃揖而進曰楚固失矣齊亦未爲得也夫出奇決勝運風雷於呼吸斬將搴旗鼓鋒刃於笑談果專事於撫綏耶結以恩則吮血而裹瘡誘以義則投醪而挾纊果專事於刺舉耶會而通之張弛不倚宣威申紀出其所以爲諫臣者爲之撫摩疾苦出其所以爲藩臣者爲之而又進焉深謀萇銳無規近功禮樂詩書作其忠義則人心之固金湯失

險戎狄雖獷悍當有革其鳥獸之心款塞而歸重譯而至者矣何俟於戰又何求於勝乎請以是為壽何如公憮然曰子誠愛我益我矣若夫繁章縟語徒以申繾綣而志情私者吾未暇悉也子之言良是請書之吾將執此以往遂相視一笑而別

中丞彭公遺愛詩序

南畿自建巡撫以來唯文襄周公有大造於吾民其所創置施設無不出人意表可為永則嗣嚮寂寥為時已久近得坦洞彭公論者謂有文襄之風焉既而屢疏請休　上以南畿重地公重臣未之

許也久之始久其請於是南畿十有三郡咸慨嘆
咨嗟若失慈母相與鳴諸詩歌以洩其憂憤之私
上海令郭君經彙次成卷題曰甘棠遺愛將寓之
於公且疑公嘗遭謗議或有不釋然者謂錦且有
以解之言已泣數行下錦亦爲悵然者累日噫盛
德感人如此夫豈聲音笑貌所能致耶情感于中
而聲發于外譬之春蚓秋蛩氣機所觸蓋有不能
自已者耳然出處之際君子亦唯求合於道而已
豈以人言爲重輕耶夫公文襄之流也請即文襄
論之文襄峻德偉功冠冕一時而遭謗取議蓋亦

不少臺諫譏評往往及之然公論終自不泯至今
歌誦功德者日盛而月新朝廷爲之建祠秩祀追
旌其功向之謗議安在哉今公以宏才淵識爲福
於東南之日久紛然臨之而不驚卒然投之而有
待南畿士民仰之爲和風甘雨莫不延頸望其潤
澤及聞其去相與嘯歌吟詠以致其思則公論豈
待後世而始定哉且舉二千里之廣聯數十城之
衆民之平曲直者之焉吏之辨利害者之焉兵之
受籌畫者之焉公亦不勝其煩且勞矣故欲謝而
去之疏屢上而卒遂其志不啻遠途之旅釋重負

以就偃息何有於不釋然者乎況功成身退天之道也彼鑠金銷骨自古則然安足較哉吾見公有可樂不見其可憂也將何解焉郭君憮然曰如子言公誠無俟於解矣然恐天下之士或有同乎疑者請書此解之

海珠贈別詩序

正德己巳秋八月既望司諫楊君子山服闋將還
朝張宴海珠告行於常所來往酒酣咸賦詩爲贈凡所以惜睽離而侈遭逢者亦既備矣至於職業之重又諸君子言外未盡之意也錦因推之以

告曰君諫職也請以諫論折檻引裾世之所謂敢諫者矣然而諫之體不在是也夫以天下之政萃于一官而使之計其得失利病焉固非敢諫者莫宜居使或不達大體而冥然爲杖擿之贅雖曰曉曉將安用之耶世固有伺人一行之失片言之誤而陰鉤巧摘以爲直者是告訐之徒也諫之體褻矣吐剛茹柔賢佞易位覬以邀虛聲而媒寵榮者是龍斷之徒也諫之體濫矣濫且褻果何取於諫也哉子山之鄉人曰余武溪靖者吾嘗讀其傳而愛之靖爲慶曆諫官軍國大計史不絕書而西夏

一議尤偉當元昊之納誓請和也契丹撓之百方且感以兵朝野駭震莫敢發一籌靖獨謂連兵構怨契丹所幸爭之甚力卒屈虜議發夏冊西師解嚴而北邊亦以無事較彼告訐龍斷之徒竟孰爲得耶而世之沾沾小夫不覩其大偶見狂呼而妄號者輒爭相譸訹以爲曠世之奇殊不知徒以發識者一慨而已子山自登第爲大行才望已聞于人既而簡知　聖主擢置諫垣感激奮勵遇事輒極論無所諱雖古之敢諫者殆無以過然必志其大不泥乎其細先其急不役役乎其緩則諫體不

濫不褻而鄉哲往躅一舉武而踵之無難矣異時嶺南二諫輝映汗青豈直鄉邦之光已耶錦與子山忝同官有兄弟之誼於其行不能無言然又不敢爲謾衍無益之言也故因頌而申之以規

蠖菴疏稿序

都諫蠖菴屈公奏疏存稿凡四十有八篇其子鴻臚君郕集爲上下二卷刻而傳之錦獲徧觀焉乃起而歎曰盛哉斯文之有遭也謂之千載一時非耶夫立言之家或羽翼經傳或頌述勲德或藻論古今皆所以極文之用也然尤以施諸朝廷而達

之天下爲至若掌制代言者獻替封駁動主聽而感人心所謂經世濟時者於是乎在彼有墮於空言而罔所注措夫豈文之罪哉所遭非其時也徵之前代治安一疏天人三策談文者莫尚焉而無遭於時言卒弗售即是較之文而無時與無文等耳唯公宏才絕識而濟之以精博淵邃之學故其敷宣奏對之文莊潔明剴有古遺直之風矧遭清明極治之朝　敬皇聖德同天虛己盡下公風雲攸會精神孚契翺翔諫垣者十有五載披瀝忠赤知無不言皁囊朝上夕輒報可見者歆誦傳者紙

貫海內之士莫不想望風采而沾濡膏潤所謂施
諸朝廷而達之天下者皆已鑿著勲績益賈誼仲
舒望之終身而不可得者也謂非遭時之盛致然
耶則斯刻也所以昭　敬皇聖德於無窮非但傳
公之文而已錦昔待罪諫職實踵公後餘芬遺烈
尤所飫聞執鞭之想恒注于懷茲獲執筆序公之
文顧不慰且幸歟公諱伸字引之士林稱爲蠖菴
先生其官階宦績備載傳芳録可互考云

文裕公續集序

近代文章家非周秦不談非西京不談然騁宏博

者唯叢靡是務而精擁醇駁無所决擇往往蚿螾混處而雅鄭之互鳴也慕古奥者則刻削鍛鍊務極艱澁語棘喉滞吻若梵唄然殆不可句而大雅之風泯盡矣周秦西京固若是乎哉文裕公儼山先生崛起東海之濱天才學力超邁卓絶駿發精英其光燄煒煒迫人宏博而不繁古奥而不晦周之典雅秦之雄暢西京之豐蔚精密盖無乎不備也縱横運化名一家言所謂黼藻化工芬馥宇宙浩然獨立乎萬物之表者非先生其疇當之平生撰著自講筵史局郊廟臺省以及山川林館之品

題祠墓金石之鐫刻與經史之折衷古今典章之
辨議家傳人誦殆徧寰區片楮隻簡爲世至寶可
謂極文章之盛矣矧先生經綸匡贊之業雖宜發
未究而河嶽默運之功良不可誣則夫先生之所
以傳世垂範者豈唯文哉先生既歛神觀化其子
太學生楫字思豫發所藏蒐類而成編凡爲集百
卷外集四十卷咸登諸文梓壽其傳矣玆復訪蒐
散佚隨遇劄錄編爲續集十卷刻附集後以傳嗚
呼自古文章大家傳世之作未有若是其富也有
之未必若是其精且醇也思豫皇皇乎赤水玄珠

之求爲不孤矣况其英敏傳洽克光家學所以竟
先生未究之業者其在斯歟若先生之爵里名氏
夫人皆知之兹不敢贅

大老編序

弘治丙辰科進士同年三百人迄今嘉靖丙午盖
五十有一載矣晨星寥落存者無幾屈指計之其
間聲問相聞灼知其無恙者山東則僉憲鈍菴姜
公大叅立夫楊公河南則宫保尚書大學士南塢
賈公少保兼傳尚書大學士松臯許公浙江則憲
副守清韓公兵部侍郎南川陶公吉安知府君佐

朱公廣東則兵部侍郎鐵橋黃公江右則刑部侍郎咸粟劉公大理卿壽甫董公湖廣則兵部侍郎高吾陳公太僕卿介福楊公提學憲副崇實沈公廣西則工部侍郎竹塘蔣公四川則大叅衡仲劉公北畿則副都御史惟中王公南畿則吏部尚書玉峰朱公布政使孔時林公少叅一齋高公兗州知府子文羅公饒州知府艮貴葉公工部尚書南坦劉公暨小子錦凡二十有三人焉其遐方僻壤遠莫可知縱或有之其亦寡矣論者謂是科得人爲盛功業氣節道德文學赫然震耀一世者林立

西羣起蓋不啻三之二也自今觀之奄忽凋謝存者僅僅若此則夫遐齡永算豈非造物之所甚靳者哉維茲二十有三人者或逾七望八或逾八望九守清南塢二公皆逾九十而鈍菴公則九十有四駸駸百歲登躋上壽古之所謂人瑞者寧非斯人歟山東撫臣中丞瑞公分守大參韓公濱州守臣前侍御黃公咸謂鈍菴公宰邑循良秉憲貞肅才猷風節爲時名臣及謝政居鄉卓然以厚德碩望師表一方雅稱 明詔優崇之意於是舉行如令復以書表揚輯閭尊爲大老鄉之縉紳士夫靡

不登瞻樂道相與賡歌讚頌用紀奇遭公亦隨事
有作以寓感恩圖報之誠公之季子漢恐其久且
散逸裒萃成帙將勤爲一家之史以傳示子孫圖
不朽焉肩膺才選來佐海邑謂予父執也出以徵
序予受而諷之長篇雅什金鳴玉應渢渢乎皆治
世之音而致和之所宜也可謂盛矣竊嘗聞之上
古之世聖皇繼作至治薰蒸太和凝會斂福敷錫
俗多仁壽自周之衰道散化微澆漓淺促無足論
已惟我 皇明聖聖相承至德弘化重熙累洽挽
回三五之盛貞元會合太和鍾萃固有當一時之

盛膺五福之全豐功純德安享悠遐若我鈍菴公者是已則斯帙也所以昭神皇之功化標聖世之瑞禎豈直爲一家之史徒以傳示子孫而已哉況佐邑君愛親而篤其不朽可謂知所重矣是以樂爲書之

滄浪櫂歌敘

國初時吾松有二寓公焉曰維禎楊氏曰宗儀陶氏二公皆勝國遺老挾所有而無所於試遂混迹村翁野老與之相應和於殘山剩水之間雖其業之所擅各有所長而潤身華國足有取焉譬之粤

珠蜀錦爲用不同均爲世之寶也錦不佞於二公
無能爲役然以鄉學也竊嘗究心焉楊公繁章爽
律往往鏤天心鑿月脇有驚神泣鬼之竒陶固難
與爭鋒而陶公搜抉之富裁訂之精楊殆不容不
屈服也求之前代楊之才可當杜牧陶之學其洪
景盧之流亞歟錦爲童子時於楊集中見有所謂
答陶隱君詩者意陶公必能賦之士也而世無傳
焉恒以爲恨頃迺得其手編滄浪櫂歌一卷不覺
喜躍亟讀之灑乎清風之飄颯也溶溶乎春日載
陽而氷澌之渙泮也於戲公以黍離麥秀之餘而

有駿發蹈厲之氣撫覊窮淪落之㬋而無危苦憤激之詞是亦足以見其所存矣詩於公雖非顓門而世以顓門稱者亦豈遽能窺其堂室哉後生晚學瞻望山斗者何限而玆稾伏匿草萊中百餘年未之有遭豈文之顯晦果有數存其間耶抑造物者秘靳不欲輕其洩也迺於公暇漫爲詮藻繕而藏之以備吾松文獻之一云

龍江集卷之二

龍江集卷之三

雲間 唐錦 士綱

序

賀憲使復菴先生任公槃擢序

東南瀕海州邑雖稍資魚鹽之潤而廣洋巨浸妖孽穴焉跳突侵陵亦時時有之故昔時防禦之法軍衛營堡參錯布列其爲備甚悉然歲久法玩譏邏者不復誰何蛟虺之出沒自如也正德間始益以飭兵憲臣以大倉地當要衝建牙駐節所以彈壓控制訓練振揚畢收保障之功職甚專任至重

也邇來閩浙狡悍之徒多泛海通番因而爲盜往往糾集倭奴與之蛇蟠蚓結徧滿島嶼始掠傍近尋肆流刼乃歲之暮春聯艘接榜窺我東洋紛紜絡繹倏去而忽來焚屠搜刼極其慘酷士女駭竄飛走無路哀號之聲所不忍聞千里之内爲之騷然特我復菴先生任公方副守吳郡以文武全材聳經濟鉅望撫按操巡諸公會檄推委特寄師旅保民自任唯其勇而善謀謀而善斷况以忠義將期於必克先生卽日就道仗鉞枕戈毅然以靖寇之故屢與賊遇而屢戰屢勝戰上海戰大倉戰嘉

定士卒用命氣勢百倍斬逆釋降有古良將風僉
謂公起家進士而赫著武功豈非天下奇丈夫之
所爲乎良非守文局蹐之士所能及也於是諸公
復交章舉薦上其首功　聖天子嘉異之進陟按
察僉事錫之　璽書仍俾整飭防海之兵以益展
經濟之略　命下瀕海士民咸欣躍抃舞相與焚
香膜拜翹望節旄前臺憲一松袁君適攝海令歆
仰先生功烈之盛遭際之隆命錦致詞爲賀錦竊
聞之文事武備先聖所欽今觀先生治郡之績惇
俗阜民撫綏懇惻民心悅而歸之不啻赤子之趨

慈母也討賊之任謀出萬全所向克捷民又恱而
歸之不啻亢旱之得甘霖也隨事效績左右咸宜
謂之文武全材詎不信哉傳曰天視自我民視天
聽自我民聽民心所在天心之所在也天旣賦先
生以全才固將陰相默佑而以全功畀之异時進
登嚴廊或統六師或統百官彌綸匡贊以益收文
武之全功寧不自今日爲之權輿乎詩曰經營四
方告成于王請爲先生今日之頌又曰文武吉甫
萬邦爲憲請頌爲先生將來之頌

贈郡伯兩城靳先生之任吉安序

江右爲海內雄藩吉又江藩之雄郡也環地二千里統轄九邑地大而物衆繁訟積逋不易疏理蓄奸叢蠹莫測端倪相傳以爲難治故官其地者往往逆以難治治之設機防旋餙穽深詆峻繩無所不至民乃睊睊疾視而强射檮扇亦無所不至焉自旁觀之謂之難治不其然哉然考諸圖志有曰藝文儒術斯之爲盛此班孟堅之言也曰家有詩書人多儒雅曰序塾相望弦誦相聞楊炎正王陶諸君之言也審如所言則易治者莫吉民若也而家難治之名何歟豈世殊時異澆僞日滋習俗一

變遂風靡波蕩而不可挽回耶不然圖志所列殆或誣也錦往歲奉　璽書視學嘗徧歷其境省風觀俗頗得其梗槩焉士大夫好矜持名節恥爲詭隨其尤賢者能主張公道以屈羣論細民雖健訟喜攻訐特負氣不相下耳然好名而慕義臨政者果能裁之以理而處得其情靡不帖然悅服雖嘗受榜笞豪黠罰者亦不敢以私憾而有異言以錦所見但知其易不見其所謂難也夫守以威刑刼之而民以悍厲應之存禮讓之俗皆然豈獨吉之民哉則其所謂難者未可專諉咎於民也嘉靖乙

已乃吉守缺員銓曹以其地之劇且難也爲擇異常之才得我兩城先生靳公焉公蚤負雄傑之才卓絶之識而濟以該洽之學弱冠舉鄉薦第一連擢甲科砥礪激昂蔚有公輔之望況操履堅貞志節高古兩佐名郡咸赫著聲績潤枯振墜摘發若神奸豪屛息幽隱發舒前後部使者交章論薦僉謂異常之才宜膺異常之擢於是太宰知而薦之

聖天子聞而允之拔諸賔佐之列寄以雄劇之郡盖褒其前勞而俊其後績也公此行將延訪疾苦而施之砭劑但舉昔之所施於兩郡者而施之

吉焉所謂駕輕車就熟路吉之民有不飲惠而蒙澤者哉殆見青原白鷺之間無非感恩佩德之人歡呼而蹈舞者觸處成羣歌頌之聲洋洋乎達於四境矣矧郡多名宦史策所載班班可考前代姑未暇論我　朝洪武間有朱守仲智焉永樂中蘭守芳焉流風餘烈至今耿耿加新凡追論賢守必曰朱蘭云公承宣之暇試訪其遺跡而講求其所以得民之深感民之久者當不異公之所施也則夫洗難治之誣而收易治之效者不屬之公而屬之誰哉將來方岳之陟台鼎之召得非今日之擢

爲之階乎上海令望川孫侯感公知愛命錦贈言以貺行色夫贈之爲言增也顧錦之鄙陋何足以增公耶謹述所聞所見以告於吉之人俾知公乃朱蘭之匹而非近世之所謂守也

臥龍文集序

三代以還人品歸臥龍公豈二千載宇宙間才能知略寂無其人耶何史策班班莫之有嗣也公生遭漢季炎精熸矣激先王隆中之托忘其孤危憤然起而欲嘘之亦艱乎爲力哉使公計强弱弗恤名義務所志於曹於孫功不唾手就耶於乎漢賊

不兩立此公所以對天地而質鬼神者也驅馳困頓致力於不可復燃之死灰累蹶累進斃而後已君子於此有以亮公之心矣而壽史顧以短應變相詆訾焉是將誰欺乎觀其泣廖立死李嚴屈司馬懿夫豈聲音笑貌所能也故雖中道云殂志若未究然扶皇極翼世教萬古綱常之功則大矣可以赤帝子一世之業而疑公之功邪論者謂出師二表意氣明信與伊訓說命相表裏固非誤也頃有傳其臥龍集者咀味詞旨頗若不類而世方歆公風烈爭以一覩爲快憲副賀先生廷器慕古耽

賢於公尤所傾嚮得茲集欣然手校而梓行之曰將以慰夫歆公者之心也噫推是心也殆欲起臥龍與之周旋唯諾以薰沾其膏馥而契會夫名義之重匪直傾嚮焉已也其所謂慕古以實不以名者乎慶侯之餘漫書如是

重刊褚氏遺書序

於戲載籍之顯晦殆亦有數耶其非數耶觀褚澄之爲是書鑱之貞珉與之偕藏其志固將求知子雲於異世也迄黃巢時盜發其藏始爲蕭廣者所得乃以之殉葬是既顯而復晦矣靖康初盜以蕭

氏守之之勤也疑有厚藏日夕窺之肅懼而啓石始爲釋義堪者所録是既晦而復顯矣然而未傳播也嘉泰間有劉繼先者始爲之鋟木壽遭兵燹十不能一二存焉是再顯而又復晦矣夫醫一藝耳而其書將亡而復存垂絶而復續顯而晦晦而顯綿延千百載若有神物相之者然謂非數耶而况聖賢載道之書耶然其論述幽耿往往抉摘造化之秘而察形望色精妙入神要之有可傳者在也不獨數也太守新安韓侯廷璋倅維揚時得古本屢以詒諸養生家輒獲奇効甚加珍賞然尤以

流布未廣爲恨適深政有成遂手自讐正梓而行之以畢劉志云澄字彥遠河南陽翟人劉宋時駙馬都尉入南齊爲左民尚書至侍中領右軍將軍以永明元年卒女爲東昏后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讀其書因論其世如此

左傳要語序 代作

左氏身爲國史傳綜羣籍當時如鄭書晉志之類靡不縱覽不但魯史而已遂采摭簡策爲經作傳聖人筆削之旨於是乎有徵而可按矣或謂丘明親授經於仲尼或謂其得之曾子雖未敢以爲必

然要或有自而唐啖趙氏獨立異論謂非丘明何
歟夫丘明之是耶非耶未足深辨然其書淵深博
大沉懿雅麗寖寖乎上薄典誥而下軼秦漢卓然
爲百代文史之梁䉶者固不得而少訾也後學慕
之者則曰善於禮攻之者則曰失之誣其間所載
妖祥夢卜讖數之屬誠有類於誣者蓋舊史之失
而獨以之罪左氏則寃矣第其決擇弗勇不無遺
憾焉耳雖然三百四十二年諸侯會盟征伐燕享
朝聘暨卿大夫往來詞命始卒先後燦若畫一俾
百世而下有所稽據者誰之功耶此編題曰要語

原缺

耶夫州郡之政惠愛是先然非濟之以威刑則豪
悍者無所不懲矣監司之政威刑是先然非濟之
以惠愛則孱懦者無由自遂矣惠之威之兼施而
並用之斯吾之所以奉職所以修政也錦聞而嘆
曰偉哉東江公之論也居内居外職若異矣而所
以舉其職者則同居此居彼政若異矣而所以施
諸政者則同是不可爲奉職修政者所取法乎哉
唯公具博大貞毅之德負雄奇英敏之才淵邃之
學足以名世高朗之識夐絶寡儔而况閲歷諳練
明習典章其於天下事瑩徹迎解蓋目中未嘗有

全牛也所謂運斤成風游刃而恢有餘地者矣將見梁魏之區耳目一新豺狼斂遁鸞鳳翩舉卓然稱爲一道之福星者非公其誰歟異時登進巖廊寅亮燮理直舉而措之云耳上海令望川孫侯荷公教愛自謂道合志同艷公此行命錫致詞爲贈夫贈之爲言增也益也若公者豈錫蕪陋之詞所能增益哉然贈行之作古則有之考之烝民諸詩可覩已烝民所詠詳於職業說者謂得贈言之體錫因竊附其義舉公之所以奉職修政者登之於簡用爲祖道之先聲云

賀八峰先生旌獎序

往歲海邑缺令大宰公謂邑壯難理矧當屢歉之餘爬搔調劑必資循良於是求諸甲科之英精選慎擇得我八峰先生遂請於　上而命之一時士論翕然稱爲得人邑士夫之在朝者相與雀躍稱慶而邑中士民聞之亦莫不喜色相告欣然有息肩之望焉先生金精玉粹表裏瑩徹不赫赫以求名不灼灼以徼功望而知其爲有道君子也下車之始卽以廉恕倡其僚屬以愷悌撫其士民除去一切苛撓而開誠布公與之相安相信視世之出

圭角立聲威譏訶刻削務爲飾耀以自異者先生蓋深非之日講求惠養化導之方而究厥攸宜圖惟晉處或至丙夜忘寐古人坐以待旦不是過也至於振舉廢弛屛剔奸蠹則嚴閑密察不遺餘力恒恐纖遺隙漏以貽民憂藹然有如保赤子之風焉第邑之賦役既極繁重而累歲積逋不下數十萬加之饑饉頻仍鄰寇竊發緩之則廢公急之則病民事有甚難而掣肘焉者先生隨宜經畫委曲支葺不動聲色而上下咸濟卒使田里無愁嘆之聲比屋安清明之政歌謠蹈舞觸處成羣律諸古

循良之治效夫何歉耶若夫嚙蘗飲氷克勵清苦
公燕之外不輕肉食特先生之餘事耳侍御蒙泉
公省風南土藻鑑精絕嗟賞休風特加表厲匪直
以勸一時任事者而已固將爲異時傳循良者之
左券也縉紳士夫喜相謂曰名莫盛於獲上信下
功莫盛於顯今垂後先生不求名而獲上信下有
無窮之名焉不徼功而顯今垂後有不朽之功焉
彼求赫赫之名者非至名也徼灼灼之功者非實
功也烏可與先生同日而語耶抑又聞之漢時守
令凡得表厲者即超至公卿列　聖明褒德旌廉

尤所汲汲旦夕鋒車之徵台斗之擢孰非今日表
厲之舉爲之兆耶遂相率登堂再拜捧觴致詞頌
爲先生賀焉

賀望川先生旌奬序

大明府望川先生孫公以明德出宰期月之間民
之謳歌而蹈舞者徹于四境臺省之旌褒絡繹幾
無虛月君子曰感化神速上下交孚此在古之循
良鮮克兼焉而況求之當世得之目擊豈非卓異
之尤者乎或以質于錦曰感孚之道自古爲難逖
觀子產鄭之賢大夫也吾夫子蓋亟稱之觀左傳

所載詞命號令咸鑿鑿精懿施之國中傳之四方莫不傾心竦聽仰爲法程子長作史記爲循吏立傳僅得五人焉可謂嚴矣而子産尤爲表表其政令宜朝施而夕化也然輿人之謗嗷嗷不已閲三載而始定令公政修期月之間而感化神速上下交孚豈子産之才智有弗逮歟何感孚遲速淺深之懸異也鍚曰不然賢大夫之政寧有異耶顧其感孚之本則有不能不異者耳子産固大夫之賢者然未免涉春秋之風論議謨猷頗参術數故國人始疑中駭久乃感悅此固覇道之恒也唯公施

設措注本諸天德發於誠信洞然明朗坦然夷易不衒新奇不為矯亢無暴征無誑役於民力民財視之如傷節縮慎護不使一夫有向隅之泣竭志力以賑恤俾饑餓有所資藉漕卒横索久為邑病公嚴遏力排遂成永利譬之慶雲甘露凡有目者皆知其為禎瑞孰得而疑孰得而駭之耶但見心酣神暢如得慈母如覩神明愛慕悦服愈久愈至閭閻安其令庠序化其教梗獷者革心刁訐者輿氣風行草偃聖趨響應孰非蒙化感德之至情乎斯所謂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也較諸衆用

術數者感乎士之遲速淺深寧不有間乎一時士論
頗以鄒言爲然既而部使者紫崖楊公都憲路橋
楊公監察御史貞菴李公行部至邑悉公治行謂
公廉介之操足以勵時仁惠之政足以宜民明敏
貞毅之才足以戢奸而集事懋著卓異之績宜舉
旌揚之典於是聯檄郡邑俾具醴幣遣儒官齋致
用申表勵邑僚仰古文侯琴室陳侯一齋王侯慕
僚一林丁君感公覆露之恩覩兹盛舉抃躍倍常
謂公名簡　聖心寵徵非久高步鸞坡翱翔鳳閣
豈非旦夕間事耶因相率詣鄒徵文爲賀顧鄒之

鄙陋何足以知公然鴻休偉烈聞之見之頗為真確謹掇所論答書之以復雖於鋪張藻繪有所未盡而據事直書幸無愧詞云

贈右山喻先生考績登朝序

大邑尊右山先生喻公以名進士令海三載旌書薦剡上徹　九重屢矣茲當報績天曹先期移文當道如撫臺如巡察諸臺咸最公治績亟報之焉大巡徐公復申令曰海令英邁之資剛方之氣歷三載而督賦早完任繁難而庶事畢舉士民服其廉介里書畏其明威此本院之所深諒者也宜即

舉送如例諸檄逷至公郎秣馬戒行邑之大夫士皆悵悵然不釋其去時村謠野頌觸處轟溢而所紀五最特爲詳最聞者歡傳而樂誦焉於是顧御院東川諸公屬錦備錄其事以附子產輿誦之後其一曰登賦之最海邑賦重民竭逋竊滋之數積至數鉅億部使者督促峻甚公匪棘匪舒因其久近爲之緩急新賦則察其豐耗以爲後先仍嚴設科條防遏逋竊自是奸無所容而賦視他邑獨先登焉二曰庸役之最蓋役之重輕殊絕而產之高下懸異上之鏡照之明下必有倒懸之戚公頃訪

於平時泛咨於意外且得晴贏之實及期按籍僉注一一出自胷臆左右莫窺其際民翕然稱快無異詞焉三曰聽斷之最海俗險譎耽訟倚爲龍斷而弭筆之徒鼓扇其間往往鑿空以弄人而脅貲焉公洞識其故每兩造至前輒迎而決之悉中肯綮若無情若弭筆盡寘憲典或加遠配由此羅織奪氣善良者始有所恃而無恐矣四曰振舉之最公搜剔奸蠹不遺餘力而修明法制無或少弛至於繕理廩釁及諸署舍皆關政體克事堅久不爲浮飾民財民力兩無與焉五曰感格之最公以已

酉歲下車庚戌辛亥春罹元旱澗澮涸竭禾則盡槁民嗷嗷告急公却蓋徒跣躬率緇黄鄉老徧禱壇墠靡神不舉未幾風雷陡作大雨彌日田野欣欣向榮遂獲連稔良以昭格有素而豈一時祠禱所能致耶錦既備錄如右竊復論之邑素號壯劇巨綱細目百緒千端而機宜變故紛若蝟毛言治者難之唯公精敏英逸擅八面應敵之才仁明廉恕備溥博淵泉之德故其時而出之無不迎刃破竹適當其可遡其致最本淵厥有攸在夫豈聲貌之所襲取者哉抑又聞之縣令考課有所謂四善

三最賢今治績有所謂三異三惠以公較擬誠有不容軒輊者矣公斯行也將書最于天官氏而獻之當宁瑣闥蘭臺輿武即至遂進而躋卿佐與聞國政孰不自今日之最始乎錫不佞敬持所録偕諸公進之祖莚以頌以祝

龍江集卷之三

序

雲間　唐錦　士綱

贈一松先生治海功成序

古之稱善政者必守法否則綱弛而紀縱政斯舛矣善用法者必原情否則忍固刻削法斯殘矣夫唯守法而不泥於法原情而不狥夫情然後爲至自非具廉慎之實德存牧愛之實心擅敏達之實才未足以語此也若我司憲一松袁君固其人哉君天姿英茂抱負宏碩雅有名世之望于昔視學

江右始入境已聞而異之及按部校士面試所蘊其文學風節軒然有瞬息千里之勢予益嗟異因優擬而大期焉士林翕然稱允君尋登省闈高薦會試南宮聲望益隆隆起廟堂諸老競欲羅致門下予以賞鑒不謬頗亦自喜久之俯就銓試非其志也大冢宰奇其才器首薦之擢南臺司憲君一洗沿習之弊風紀峻整時論韙焉顧以名高致忌左官吳郡然玉光劍氣終不容閟屢攝屬邑賢聲藉甚如霆震如飈馳矣茲歲海寇猖獗累犯東洋瀕海州邑咸被其毒而上海所遭尤酷焚劫屠戮

倏去忽來士女號泣奔竄巷陌相屬閭閻半爲煙
燼斯時攝政殊艱其選撫按操巡諸公會檄推君
輿情大愜君旣視篆慨然以拯溺救焚爲念悍禦
撫綏不遺餘力時軍需國賦悉由倉卒取辦矧城
役方興工力浩劇君物而付之時而措之咸中肯
綮雖操贖譏察之細未嘗時刻少忘於懷夜則秉
燭治文書鉤較欺贏恒至漏下數刻猶未已也凡
班布條約聽讞訟詞一唯崇教化厚倫理藹然承
平之風故一時閭閻相保若病卉之遇陽春欣欣
向榮殆忘其身處兵燹之餘矣頃以松郡官僚具

備君移文請辭印章當道謂君清簡之政甚宜於民馳檄留之至再君確然不可奪匹馬就道行李僅衣衾半束而已君子曰賢哉政本諸法法當夫情廉慎之德牧愛之心敏達之才於斯備矣所謂名世之望於是乎在然海民懷感再造之恩戀戀不釋雖赤子之慕慈母不啻也於是邑縉紳顧內翰小川輩相率造予徵言爲贈予謂君之宦轍所至異政殊績炳若丹青況口碑載道其何庸於論述爲哉竊念疇昔嘗大期君於庠校中迄今三十餘載矣士望久屬功業鼎來由茲而往進登樞要

當軸秉鈞茂展經綸勒勲彝鼎則夫所以丕顯名世之望而益副予之所期者行當大徵於將來矣予曰望之

賀敕封顧母李孺人序

古人有言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夫名非君子之所計也而善則不可不積也使計名而積善則其爲善也不亦鄙哉然積善餘慶著之於易作善降祥載之於書聖人固以之爲訓矣斯乃天道與善自然之徵孰得而禦之哉噫予以爲如執契取物交手相付可謂得其理矣以吾東川顧先生暨其

賢配李孺人觀之寧不益有可徵者耶顧爲邑望舊矣至近代尤稱德門東川之高曾咸負高誼世以長厚爲鄉閭所傳誦至和凝聚久乃舒宣所謂慶與祥者至東川之祖草堂公而始徵焉草堂公德學並懋早掇危科筮郵副車擢守大郡廉明仁恕惠澤廣被所居民愛既去見思卓然古循良也其家嗣省軒公即東川之尊考也纘德敦義樸茂無華忘已利人施不責報所居之旁待之而舉火者甚眾人至于今懷之所謂慶與祥者至東川先生而再徵焉東川純德粹行媲美古人博學宏才

蔚爲時望處人廉讓忠信樂拯困厄奘旁捐廩粟殆
其餘事及自上庠登朝列職御院日近清光尤以
器識爲廟堂諸元老所重李孺人翊贊東川克成
厥美深得古賢女奉君子之義而孝親睦族閨闈
則焉東川恒宦遊于外孺人宰制家政經畫調度
悉出人意表內外約束肅如公庭訓飭諸子及諸
女諸婦率以身範不但言詞規牖而已凡此皆足
以衍慶而致祥也今伯子從禮以中書舍人典司
綸綍清才妙器表表一時頃者　聖天子尊崇
九廟覃慶臣工中舍以朝臣七品例得封母于是

孺人獲膺封號鸞書鳳敕錫寵自天命服輝煌光生里閈內外姻黨莫不歆艶忭躍爭先稱慶于之季子贇暨凌生昆賢皆孺人之子壻也謂孺人苟兹恩寵乃累世積善之徵而孺人培植不怠又有足以致之視彼無所積累倖然得之朝盈而夕涸者其可同日語哉宜有紀述以昭世德予曰二子所論是也譬諸爲山焉必積土而後崇譬諸水焉必積流而成川其與善積而成名易書之餘慶降祥皆天道自然之徵宇宙間不易之定理也顧氏自草堂公而上積累之勤如此草堂公而下積累

之悠長又如此天道與善之機蓋勃然而方興向之始徵再徵者特其兆之初萌耳矧御院中舍仕路方亨將來名位益進益崇諸子從德從仁從義從孝從敬或飛英六館或擢秀校庠皆青雲偉器騰奮有期孺人由茲而往封誥疊頒進隮金紫施及雲仍衍續弗替則所謂餘慶降祥交手而相付者其有窮耶彼突起之山驟盈之水安足恃也予故推原所始縷述于篇匪獨為慶觴之佐且使世之慕善者益知所勸而又以備顧氏之家乘云

國家財賦倚給於東南諸郡體重而政繁故於郡
於邑皆專設理賦之官所以佐守令而濟其繁也
然吾松土薄而賦尤重故理賦之官視他郡邑爲
難矧邇來旱溢頻仍十室九匱竟歲所獲悉以輸
公而猶有不足衣食所需皆不遑顧乃欲其輸必
如期而數必如額不亦難哉故近歲理賦之官視
往時又加難焉乃今得吾文泉周侯豈非卓然超
前邁後者哉侯出延津望族少負穎邁之資奉其
尊府典膳公庭訓甚謹且有得於元兄司封先生
之所陶染故其造詣日深與厥季鄉貢君並擅場

屋之譽君自庠序升太學六館推爲先登然遭數之奇再戰再北人以爲屈嘉靖辛丑銓試優等拜上海丞專理財賦上海邑鉅賦繁盖銓司擇才而任之也當時論者或以是官爲難侯下車之始即延訪父老求其所以難之故諸父老曰是官之所謂難者非獨土薄而賦重也亦非獨歲頻歉而民敝也嘗見前政有過剛者矣榜笞敲朴恣其殘虐朘剝刻削無所不至民之心怨而口詛者不可勝計巧詐陰中有不免焉其柔者則漫無可否威信不立豪猾黠吏乘其間隙而把持劫制之債事敗

名莫克自振若此者豈不謂之難哉侯曰不然吾之所謂難者非是之謂也書云無輕民事惟難又云圖厥政莫或不艱古人慎重厥職而不敢忽易如此吾安敢以爲易哉雖然思其難而圖其易固自有其道也父老瞠無以對但相顧內訟自媿知侯之淺耳然侯之臨政本之以誠信濟之以廉明而推之以仁恕寛嚴緩急各適其宜故期月之間賦以時集而民以德感賢能之聲徹于上下凡昔人之所謂難者侯不啻建瓴水而拉枯朽矣謂之超前邁後非耶趙江行臺廉知侯賢馳檄所司俾

具禮幣致表勵焉仍署其考曰爲人純篤而佐政老成孝友素重於鄉評廉慎克守於士論諸父老聞之翕然稱爲實錄因相與謀曰表勵循良繫於有位紀述德政寄於有言茲在位者有表勵之擧矣顧德政之紀述寧非吾儕所當勉誠者乎於是介庠友吳君文盛陳君仲曾踵門以請予愁知侯賢不敢辭也遂摭所聞見以復二三君以慰諸父老而因以爲異時傳循良者之将券云

日新先生挽詩序

袁君良輔持憲東廣之明年事且竣矣而聞其尊

君日新先生之計然殊有代也乃茹哀銜痛以俟
終之祓一冊過予泣而言曰疇昔之歲吾以稽諸
西川之便哭母馮宜人於家今茲萍跡梗蹤飄飄
數千里乃哭吾父焉乃古之所謂附於身附於棺
者吾已莫之致吾情焉矣夫唯所以不朽於先德
者庶其可圖於是謁銘太史將扃之墓隧而縉紳
先生又憫而著爲哀挽之章所以論述遺烈而咏
歌流風者不啻雲霞舒而日星麗也吾哀萃而寶
藏之以繫吾愛慤之誠以寫吾哀慕之私而因以
示訓于吾袁氏之後人然或者疑於禮之弗載吾

子其亦有說乎予告之曰嗚呼著明顯揚所以崇孝也君何惑焉夫君子之所病者徒文之爲而不用其情焉耳苟情至矣言必戚而哭必哀矣衰麻之數居處之別飲食之變資之禮舉無戾矣於是文因情生雖老釋之繆妄孝子或屈意爲之君子猶哀其志而不之罪焉而况因文考德以爲不朽之地乎且嘗聞之兄弟之喪存乎書策乃知親喪則求情言意之表而記禮者固有所不能備也然則孝子之於親嘗安所不用其情耶蠅蚋咕嘬誠有所不忍矣而沉風遺烈頹將委而棄之俾遂烟

澌而與之俱泯焉其能忍乎哉是故體不欲其朽
也名亦不欲其朽也附於身附於棺者必誠必信
所以致不朽於其體也鼎有銘墓有碑著之簡策
有誄所以致不朽於其名也今君限於時制凡所
以附於身附於棺者勢莫之有及矣而愛慕之誠
哀慕之私終不能以無寓也於是托之文詞而論
述焉而咏歌焉使吾親身亡而名存義闡而澤流
此不朽之大也而又何泥於禮之載與否耶有疑
而問焉者請以吾說告之君曰諾遂引筆畧其首
簡

送西峯黄先生擢教京府序

莆陽黄西峯先生典教海庠之三月銓曹諸公雅知其賢薦擢順天教授或曰西峯自正德庚午領薦鄉闈明年會試南宫列名乙榜歴教廣昌寧波暨鄱陽南康醴陵上海凡三郡三邑徊翔黌泮間三十餘載又以師道著聞古者官人之法事必稱材位必稱德則今日之擢如翰苑之論思諫垣之獻納憲臺之激揚省署之綜理孰非西峯之所優爲者乎若夫師儒之任所繫雖重而今之所謂閒曹冷局也寧安爲大賢展布之地哉似未能深知

西峰世錄曰不然君子之仕也行其志焉耳彼清華要劇如前所云云者自外觀之其威權隆重光寵赫奕僅取世俗之所艷羡而已然法守之所拘吏議之所追靜牽動制惴惴焉左右顧望之不暇而其志豈易行哉夫唯師儒之任優游事外無所拘迫士特患無其志耳苟能堅志守道修於身而見諸行事充於已而推以及人則夫薰陶觀感之餘士將翕然而服翩翩而起其何牽制齟齬之足慮哉或乃嗟卑厭寂營營然計歲月覬遷改求以攀躋於分寸者何足與言志耶西峰淵博嚴正體

道軌物容色詞氣無非教之所寓非獨文藝講授之間而已故其謦欬所至學者靡不傾心宗向雖七十子之服孔子不是過也而所謂論思獻納激揚綜理者亦孰非其教之所成謂之得行其志非耶矧天府密邇輦轂今 聖天子右文興治日與宰執侍從講行稽古禮文之事與時咨求宿學當首設於西峰講帷之前細旃之上從容啓沃以大展所蘊則於今日之擢固其階津也謂非深知西峰可乎前聞者頗以鄙論爲然西峰戒行有日道別篤洪橋先生臨視老家令丞簿諸君徵言爲贈錄遂

以所告或人者書之以復且爲西峰將來之左驗云

張氏宗譜序

夫尊祖睦族之道莫重於譜牒而譜牒之傳則以名賢爲重若名位之顯微非所論也夫顏淵曾參豈嘗有一命之榮耶其譜牒流傳百世尊仰不啻九鼎大呂而大業之後或叩其宗輒赧然慄汗諱避不遑然則名位果足爲譜牒之軒輊耶善乎叔孫穆叔之言曰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立言斯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

之不可謂不朽也執斯語以論世寧復有遺議乎
鄉彦張君天善自言其先世在趙宋時爲鳳翔郡
邑人後隨高宗南遷寓居高昌鄉於是有松江之
籍元至元間析高昌諸鄉建上海縣遂爲上海人
其徙居龍湘之東則莫測何時也雖父老相傳謂
坐傍道院爲張府遺跡然始遷之祖暨相傳世次
與遷徙興廢之詳皆茫然無可徵矣張君傷祖德
之弗傳且恐後世將愈遠而愈湮也乃據耳目所
及自高曾而降區列緒系輯爲宗譜蓋倣蘇例而
加慎焉其遠不可知疑不能明者皆闕而不書可

謂嚴且核矣豈非有得於尊祖睦族之道者哉譜中遁菴樂閒樂耕諸老皆以隱德雅操表正鄉閭張君復博文秉禮躬行孝弟承先啓後卓有賢稱固足以重茲譜而使之傳矣矧有子克肯績學砥行蜚聲士林將來大行顯施以懋樹勳業爲時名賢則所以致不朽而益重茲譜者不有如穆叔所云者哉予雅重張君且其請勤至不得辭也漫識數語于端用致勉焉且爲後徵

褚氏遺書序

古人有言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此殆據理而論

也然有幸不幸存焉至於幸而不幸不幸而幸則又出於事變之轇轕而理有不可致詰者矣君子於此將安所究其歸耶於戲自古能言之士朝鉛暮槧窮年矻矻其志固將以有傳也幸傳矣而或遭沮觸於意外不旋踵煙消澌盡欲尋其影響而不可得者往往而是其或殘編斷簡流落於山巔水涯廢棄於頹垣敗壁若不幸矣而偶獲所遇爲之表章之闡晰之至歷千載而光景如新若此者豈其初之所期哉數之所不會有不得而逃焉耳觀澄於此書鏡之堅貞局之幽泉志亦艮苦然卒

鬱伏而不顯使非盜發其封則蕭廣雖有嗜古之志將何從而購之使非盜鬻之急則義堪雖有傳信之志將何從而筆之事變之般至此盖理之所不能决者也歸之適然之數非耶幸而遇劉繼先者錄之於末尋復不幸又中絕者久之予不勝其浩歎焉夫發輝造化之微探素形氣之奧是固行之宜遠者也近廬州雖有板刻流布未廣恐其將復爲繼先也遂重梓之且述其所以幸不幸者如此若夫爵里之華砭劑之神則有前刻之序跋在義得而略云

黎陽王太傅詩選序 代作

昔人謂詩能窮人又謂窮而後工是皆一時激憤之詞非通論也夫詩者人之性情也有性情則有詩矣而何窮達之閒耶漢魏以降詩道莫昌於唐如沈宋元白暨應物夢得諸公皆踐履清華而權載之令狐楚李文饒輩皆位極元台是果窮而後工耶彼遭歷坎壈抑鬱無聊於是有凄惋慨嘆之聲以鳴其窮愁如郊島者則固有之而不必皆然也執而論之泥矣若太傅黎陽王公之於詩其達而能工者歟公自筮仕已赫著才聲未幾總憲度

柄戎機宰割施設宜日不暇給而公以笑談應之觸情寄興往往形之哦咏連篇累牘衝口而成未始推敲鍜錬鳴聲咿唔若彼寒螿然爭奇競爽於細瑣間也其音調流麗而清婉視晚唐諸子何讓焉予童丱時已知景企頃按畿輔行部至濬經公里閈慨然有執鞭之想因搜摭遺藁僭加銓次刻梓以傳於戲公名在國史聲望在縉紳其所恃以不朽者顧豈有藉於此哉傳之聊以慰晚末傾嚮之私云爾

王太傅詩選後序

險易皆詩也然各因性情之所得而發之能極其趣斯皆至矣有所溺焉不可也夫牛鬼蛇神幽入渺漠長吉之詩可謂艱深奇險矣而議者以爲不可施之廟廊淺易明順里巷能通樂天之詩可謂膚且近矣而詩家推爲一代之豪則險可盡與而易者可盡少之耶進彼抑此其亦隘矣大傅黎易王公以間世之才無施不可故其事功之餘往往出其性情之所得者形之於詩明易疏暢不務深刻商吊格調其白太傅之流亞歟侍御楊先生稚恭高風乃掇拾遺稿詮其可誦而傳者彙而梓焉

嗚呼公勲隆望重雖言之不文猶當傳之況英藻煥發若日星之炳炳如是耶未可以其出之易而訝之也公名越字世昌景泰辛未進士累官太子太保兼左都御史今贈太傅云

俯碧詩序

俯碧詩卷雲巢潘先生爲其友宣德華氏作也予詢俯碧之義雲巢曰德華少有隱操嘗構樓臨大江左圖右史日徜徉其間塵軒俗駕莫敢欵其扉者往歲清秋之夕江流無聲魚龍在壑顛倒星月千里一碧吾登斯樓訪德華則方俯欄凝諦若蛻蜩

然乃排闥疾呼德華耳若不聞久之徐整冠起揖客笑曰其俯玩碧流時形神相忘殆不復知有人閒世也大夫士聞而異之或請以俯碧名樓德華無所遜曰宜哉俯碧誠貧樓也或遂以俯碧稱德華德華亦無所遜曰宜哉俯碧誠貧我也吾雅善德華於是謁善繪者圖焉能言者歌焉咏焉爛其盈卷矣而序未有屬也子豈有言以益之乎予因受而讀之終卷所以取乎水者探源窮委諸作既備矣將復何言強言之徒贅焉耳雖然竊有感也往時予以制使還自湖湘發黃鶴磯歷赤壁遵溢

浦而下時當春夏之交驚風怒濤日夕發作乎舟蕩撼掀簸不啻敗葉之舞風中怖慴駭愕恨不飈翼以脫其畏之也如是而德華顧以爲樂且將終身焉豈性之殊於人耶殆所遭異耳德華身草莽心江湖以靜觀動則所謂浩瀚而瀰漫奔騰而洶湧者皆其游神寓性之地也或以漱齒或以洗耳安往而非樂乎予輩役役於動犯危觸險進止無所據其不爲馮夷海若之所笑者幾希豈直畏之且懷慚負媿不暇矣而能爲德華益耶雲巢欣然曰斯言也足以堅隱者之志予殆德華之忠臣也

其何益如之請書此足矣

重刊靜芳亭摘稿序

近世詩家多騁騖新奇或耽溺纖巧及其久也流於怪誕流於浮靡而於古人所謂性情之正者判然莫相參涉間有覺悟其非而返迷趨古然徒古其言辭而不能古其理致古其意趣往往飾枝葉而遺根柢入玄虛而略情實與前之所非較量得失相去幾何古詩人之義固若是乎哉少司馬高吾陳先生學博而才贍識敏而氣充弱冠危科徧歷臺省政事文學卓爲一代山斗時出緒餘播諸

篇什莫非即景宣懷觸事興詠發舒悃愫傾吐心聲鮮一辭一字不本於性情之正譬之氣機感觸而天籟驟鳴風水相遭而至文自著故其爲辭渾融沉著敦茂典雅有天成神會之妙無牽附鐫鑿之痕使遇唐宋名家如白太傅梅宛陵諸公自當與之抗衡對壘視近世屑然藻飾雕鏤於細瑣間者奚啻夜光之與魚目耶錦自蚤歲叨廁先生榜尾以辛酸嗜協相得甚深而沾襲膏馥亦復非淺顧材器劣弱無能窺測際涯仰視先生卓立萬象之端徒有竦企艷羨而已先生之子郡節君象賢

濟美文行兼懋政譽才名傾動士林迺於詳刑之暇重刋先生靜芳摘稿盖以常德所刻久而漸漫故也緘題遠示竊獲縱觀欣快之餘輒附綴數語用備前驅豈敢謂能發明先生之奥旨耶聊以志不敏之媿云爾先生名爵宦績具載前刻序中茲不贅云

贈司幕鄧君入覲序

夫一邑之政維令統之次丞次簿咸有分職又次則司幕雖位列丞簿下而百凡政令皆所紀綱盖有贊理之責焉位雖輕而責則重矣矧吾海爲天

下望邑民物庶繁賦役浩鉅刑訟徵需事變百出其當贊理而紀綱視他邑不啻數十倍欲使職舉而譽流難矣我邑司幕巴陵鄧君乃總督兩廣都憲公之從孫世家學淵源厥有攸自且精通法比諳習典章雅有用世之望遂以才諝受知於大冢宰簡授茲職既二載矣勤敏而練達公慎而明恕奉職效勞如臨師保自撫按藩臬暨郡邑之長咸相器與凡事有難理訟有難決役有難濟者輒檄委之君勇承奮往應酢由當雖遇盤根錯節靡不迎刃而解上信下孚固有後言賢能之譽聲溢遐

邇卓然爲一時幕僚之冠冕矣茲當萬方朝會之
期邑明府右山先生喻公秉圭入覲君職在幕司
例當侍行邑中諸父老感君惠澤欲攀留之有不
可得以君廉不納餽乃介鄉耆姚譽韙造予徵言
以致頌祝予惟明府公負經濟之才振廉惠之績
旌書薦剡頻徹　聖聰然其所以贊理而紀綱之
者君實與有勞績安可誣也矧茲述職朝廷所以
考核殿最而大行陟黜焉典禮之重莫有逾焉者
矣君此行也陛見之際明府公拜前司幕君拜後
聖天子檢閱薦章寵褒卓異君當與明府公並

膺上賞賜燕賜袟錫之　璽書又將爲一時述職者之冠冕矣諸父老頌祝之意其在茲乎僉曰然哉遂書之俾持以獻

龍江集卷之四